



天问

□ 任翔宇



宇宙的尽头是什么？有一种答案，是数学。宇宙的穿梭意义何在？有一种答案，是寻找无处安放的心灵。

芒果台在播《少年派2》，赵今麦还是那个不安分的林妙妙。另一边，央视八套在播《天才基本法》，张子枫饰演在草莓宇宙与芝士宇宙的平行宇宙间穿越的数学少女林朝夕。两个一边儿大的，都是从童星一路走过来的影视小花儿，在为我们展示不同的人生可能。

我的观影天平，是慢慢倾斜向《天才基本法》的。

《少年派2》里，已经褪去青涩的林妙妙、钱三一们正在遭遇他们的父辈一样窘迫面对的都市丛林法则，所以无论是邓小琪的轧戏，还是江天昊在开店和爱情中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既不新鲜也不意外，谁没年轻过呢，只是这帮小崽子还没有老过，还不知道更煎熬和消磨意志的岁月磨砺还在后面。

《天才基本法》里的场景，才是我们没机会投入的人生。林朝夕本是一名学哲学的大学生，可在临近毕业的前夕，她对人生与未来进行了重新的思考。经过重新的灵魂拷问她发现，原来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从来都不是自己喜欢的，而她心中热爱的是数学。可对于数学，林朝夕又有着天生的畏惧，因为，她的父亲与初恋都是数学的天才，而她在他们面前，经历了从失败到自卑，又从热爱到了彷徨。

林朝夕在穿越了三个不同的平行宇

宙后才渐渐明白，世上除了真理与热爱，剩下的事情真的没那么重要。天才不过是个障眼法，让你为自己的不努力找到一次躺平的体面离场。

那个骑摩托泡妞蜜的长发朋克哥，和我们习惯认知中的数学家不太一样。可那又怎么样，数学是什么？数学不是酒桌上那个官场男口中的买菜口诀，也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竞争一分难倒英雄汉的阶层门槛，数学是宇宙间最公平也最简单的逻辑，穿越障碍，抵达目标。那些公式定理、公理方程，只不过是前人走过的一样的路。能在数学的世界里找到快乐的人，一定是通透的人。因为，他知道坚持，也知道该怎样找对方向。

张子枫饰演的林朝夕，有天然的呆萌，也有穿越后隐藏秘密的忧郁。这和赵今麦饰演的林妙妙不尽相同，那是个已经懂得了浮世褪去了青涩的姑娘，而林朝夕，则是个穿行在不同宇宙间并不打算妥协的时间旅行者。有些事情，除了自己，谁也不会懂，有些无奈，除了沉默，谁也不能说，一个人静静崩溃，慢慢自愈，时间到了，一切都会过去。

老林因一场意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本来想和裴之圆梦爱情的林朝夕在穿越中又给自己增加了任务难度。三段往返，她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面对尘世间汹涌如海的曲折浮沉，依然选择了一步步走下去。

老林风趣幽默，活得坦坦荡荡，又如

同一位人生导师，给一群喜欢数学的孩子最正确的人生指引，得知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没事”，被指控学术剽窃的轻描淡写，为了女儿放弃前途，只因为他只是个简单的数学人，不是个总需要找准定位的社会人。

同样穿越的裴之，算是真正的天才，也同样因为数学而通透。“如果妈妈能好起来，我可以一辈子不碰数学。”这不是取舍，这是纯粹。这已经无关数学，这样的人，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也不会犹疑和彷徨；这样的人，就好比古龙笔下“无剑胜有剑”的高手，仿佛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秘密，活得人间清醒。

那些刚刚经历了高考的孩子们一定最清楚，做题可以让自己镇静，可以让自己摒弃杂念，可以抱元守一。这些仿佛武林高手修炼内力提升功法的况味，都是由那些0或者1、阿尔法或者贝塔、三角或者线段的迷之变换带来的精神升华。人生如果如数学，不会少了精彩，只会多了可能，也没什么不好。

其实无论是《天才基本法》还是更宏大视角的《星际穿越》，抑或是以奇校正的《大话西游》，都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再惊世的天才，也绕不开基本，再复杂的演算，也终有起势的开头和结论的终结。你永远无法改变任何一个人，更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你唯一可以改变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你变了，世界就变了，改变自己就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信仰的力量

前几日，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数风流人物》热播。那段国家苦难深重、风云激荡的岁月，会同中国革命历史洪流，在演员们形神合一的演绎中，鲜活再现！

信仰，铸就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为拯救民族危亡，为创造没有压迫与剥削、人人平等的新世界，从四面八方共赴革命之约，迅速点燃上海、北京、湖南、武汉、广州、山东等各地革命星火。长沙纱厂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青岛工人大罢工、北京反帝示威大会、五卅运动、“3·18”惨案……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国民党右派的血腥镇压，黄爱、庞人铨、林祥谦、施洋、顾正红、王尽美、刘和珍等无数党员志士带着如炬信仰笑对屠刀，“吾身可死，此志不渝”；上海工人运动、北伐革命、“4·12”反革命政变、武昌起义、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教训，不断积累武装斗争经验，使摇篮里的党日益成长壮大。历史剧情告诉我们，革命斗争越残酷，越能考验信仰之力，萧楚女、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无数共产党员，用生命和鲜血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勇为，身后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们，不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因为心中信仰之声在高唱“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真正的信仰是根植于人的内心和灵魂的，决不会被外力所左右。剧中像陈公博、周佛海之流，见革命无法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时，选择了脱党；像张国焘、杨德甫等之流，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与酷刑拷打，选择了变节，他们的信仰都是假信仰。在他们反复无常变更的“信仰”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真正的信仰是无我的。

七月的信仰，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波澜壮阔；七月的信仰，擎起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的历久弥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舍生忘我，坚毅前行。看今天新时期的伟大征程中，国家经济、教育、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的飞速发展，哪一领域不彰显着共产党人对信念和使命的执着？！改变山区女童命运的“燃灯校长”张桂梅；一辈子为国家深潜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向绝壁要天路、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当代愚公”毛相林；敢上苍穹揽月、壮志报国的中国航天追梦人；超越年龄和体能局限、冲出亚洲速度的“中国飞人”苏炳添……这些数不清的华夏“风流人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用信仰的力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人间奇迹！

党的革命历史时刻警醒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世代赓续“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信仰之火熊熊燃烧”。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呼唤我们，要坚守正确的信仰，信之，仰之，永葆家国情怀，一起向未来。

孙黎



“虚”终不能掩盖“实”

近期，部分影视剧过度使用背景虚化的小景深画面，让很多画面只有主体人物清晰成像，背景元素则模糊不清，引发了观众吐槽。这一创作趋势应该引起业界的注意和深思。

所谓景深，是指摄像机对焦点前后相对清晰的成像范围。景深越小，则纵深空间中景物清晰的范围越小，处于这个范围之外的前后景物都会被虚化，变得模糊、朦胧、虚幻、柔和。小景深画面固然可以简化前景或背景，并突出主体，但在影视创作中，它有其特定的叙事功能和审美意涵，并不适宜随意使用。例如，小景深画面常见的用法之一，是表现人物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对周围的环境有疏离感、孤独感、恐惧感或怀疑感；小景深画面还经常与变焦拍摄配合使用，让观众先注意画面中的某个细节，再将焦点切换到另一个信息，以显示两者间的联系。

然而，有些国产剧不管剧情是否需要，不论场景和人物的关系是否适合，大量使用背景虚化，把“特意”变成了“刻意”加“随意”。令观众不满的背景虚化，为何频频在国产剧中出现？一是因为部分创作者投机取巧、偷工减料，首先就是场景造型简化糊弄。场景是剧情发生和人物活动的特定空间环境，场景造型要具有可信度和逼真感。但许多国产剧恰恰在这一点上遭人诟病，例如某武侠剧宣称投资数亿元，多处场景却显露不该有的人工绿植，网友调侃说：“分分钟把人从武侠世界拉进一个花草市场。”这样粗制滥造的布景，在大景别画面中尚嫌

扎眼，又怎禁得起中小景别的细看？怎么办？索性通通一“虚”了事。偷工减料的不止于此。有些演员为赶档期或身体原因，不出或少出外景实景，大量采用棚内拍摄、绿幕拍摄、替身拍摄，如此一来，后期全靠特效补救，最廉价的手法又是背景虚化。

再则便是创作者走入了观念的误区，认为人物比场景重要，于是一味虚化背景，将观众注意力强行引导至演员身上。殊不知，优秀的场景能揭示人物的信息、能深化人物的情感、能推动剧情的发展，而动辄脱离场景的人物表演，则是无土之木、离水之鱼。

这几年来，背景虚化渐趋泛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乱用背景虚化，既违背了镜头语言的常规语法，又未能带来突破类型窠臼的美学创新；既对浮躁功利的不良风气推波助澜，又让轻视场景的错误认识潜滋暗长；不仅降低了国产剧的品质，长此以往，还将危害影视美术人才的成长和行业全面健康的发展。

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创作者坚守艺术理想，尊重艺术规律，深刻认识场景营造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例如，《功勋》剧组表现李延年这一典型人物，就是把他放置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典型环境中。拍摄场景选择与当年相似的地理环境，剧中所有的战壕、堡垒均为实景搭建，还调用4辆坦克，还原了李延年率领“泰山连”战士击退敌人多次强攻的具体战斗过程，每一场都细致到战术方法、进攻方式、反击策略、回合交替等，在此基础上，剧集方能真实可信地呈现一位能

文能武的英雄形象。

而针对场景造型的成本因素，则需要创作者激发想象力、创造力。20世纪80年代，即使资金、技术处处掣肘，国产剧仍然不乏堪称经典的场景设计，如《西游记》中的“海底龙宫”，《红楼梦》中的“湘云醉眠芍药裯”等，均花费不多但效果绝伦。《觉醒年代》中的“毛泽东出场”同样如此，剧组布置了一条170米长的街道，组织了大量摊位，6台洒水车同时“下雨”，在雨中展示当时社会的世间百态。最终效果是在2分钟不到的场景内，意象密集显现：瓢泼大雨的街上，农民牵着牛，军阀骑着马，人贩子公然卖着孩子，富少爷在轿车里享用三明治，乞丐捡起路上食物残渣吞食，独轮车倾倒活鱼散落一地，玻璃缸中的金鱼貌似岁月静好，人潮向后，青年毛泽东却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踏水而来，迎雨奔跑。场景既写实又写意，令网友动容：“看见苦难，穿越苦难，你知道他将带来什么。”可见场景设计一定少不了用脑、用心和用情。

影视创作不同于人像摄影。出色的人像摄影，尚且要考虑环境信息的展现及其与人物的关系，更何况影视创作。中国电影美术理论家周承人先生说：“在银幕上除了演员自身而外，凡是摄像机所能拍摄到的地方，都是电影美术工作者艺术的天地。”如果滥用背景虚化，那就是放弃了这片广阔的艺术天地，只会虚弱了剧情，虚假了人物，折射出创作的虚浮。创作者们只有沉下心、俯下身，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才能为观众呈上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影视精品。选自《学习强国》